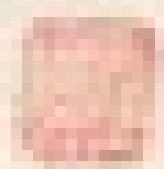


影宋編年杜陵詩史



影宋編年杜陵詩史



王狀元集百家注編年杜陵詩史八卷

乾元元年夏六月出為華州司功久未以事之東都
至乾元二年七月立秋後欲弃官所作

至德二載甫自京金光門出道歸鳳翔乾元初從
左拾遺移華州掾與親故別因出此門有悲往事

此道昔歸順西郊胡正煩

珠曰公昔有賊中間道歸行在
言其逃賊欲之行在是為歸順

在金光門道出故曰昔歸順也
言當歸順時正值胡在西郊尔

至今猶破膽應有未招魂

言履艱危膽破魂飛
也宋玉有招魂文

近得

一作

歸京邑移官豈

一作

至尊

言移外官非天子意也趙曰言得返長安為拾遺而遽移華州本
非至尊之意特以自貶伊戚耳蓋公以論房琯有才不宜廢免坐

此而

無才日衰老駐馬望千門

趙曰使千門萬戶之語也疑
望於宮禁傍徨不忍去也

州司功非出天子之意蓋譏邪毀傷之也漢武帝宮中為千門萬
戶之遊駐馬望千門

蓋總君不忍去也

奉同郭給事湯東靈湫作

東山氣濛鴻宮殿居上頭

趙曰東山驪山也在長安之東北望雲陽悉見山阜之形而恒若雲

霧之中故

君來必十月樹羽臨九州

朱曰湯泉溫泉山上有宮殿天寶中嘗以十月幸之

樹羽立羽葆蓋也

通曰言溫湯也長安志云開元後玄宗每歲十月幸溫湯歲盡而歸詩崇牙樹羽

朱曰溫泉也海賦陽

君王澹以思

陰火煮玉泉噴薄漲巖幽

朱曰溫泉也海賦陽

樹羽望楚城

疏黃其泉則溫故云陰火

海經大

荒之中賜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又曰有子名曰羲和浴日於甘泉又曰日拂于扶桑出於暘谷浴于咸池

閭風入

轍跡曠原

一作野

延冥搜

朱曰大人賦登閭風而遙集莊子廣莫之野廣原崑崙崑崙東北脚名也

崑崙一名閭風其義則周穆王欲車轍馬迹遍天下之意謂之欲

真搜蓋言乘輿自驪山而出

沸一作拂

天萬乘動觀水百丈湫

若將訪崑崙而遊廣原也

龍之所居

一作靈

可佳王命官屬休初聞龍用壯

朱曰大壯九

摧林丘

朱曰郭緣生述征記巨靈擘開華山謝惠連詩落雪洒林丘

中夜窟宅改移因風

雨秋

朱曰窟穴改而移天台

朱曰漢郊祀志谷亦

山賦于靈仙之所窟宅

開浮遊蓬萊如傳曰在日月之上反從下照故其景倒大人賦貫列缺

之倒景孫綽天台賦或倒景於重溟張協七命云倒景而開軒海賦魂

琦之所窟宅廣雅曰景在下曰倒景通曰此以狀漱之深廣險激公屈

詩又於過麗山之下曰瑤池氣鬱鬱舊注引到景以證倒懸非是

注蒼江流味如甘露漿揮弄滑且柔翠旗淡偃蹇

偃蹇兮蛟服又蹇將蹇兮壽宮枚乘七發旌旗偃蹇相如建翠華之旗

注以翠羽為旗上葆也大人賦掉指橋以偃蹇又云蜩蟬偃蹇

江當作滄謝朓詩結軫青郊路迴瞰滄江流揮雲車紛少留

弄出郭璞賦揮弄麗珠滑且柔取周禮柔而滑

東皇太一曰靈偃蹇兮蛟服又司命曰簫鼓蕩四溟

乘回風兮載雲旗二章屈原之所作也簫鼓蕩四溟

掉謳顙延年異香泱泱浮

笳鼓震溟州泱泱張平子泱泱無

疆劉伶泱泱望舒隱蛟人獻微

以賣之趙曰蛟人水居南海

之外有之善織綃見海賦

祥奔盛明降之百祥

古先莫能儔坡陀金蝦蟆

陀之出見蓋有由

長阪

色如金者或云驪山

上有古碑載之矣

至尊顧之笑王母不遣

西王母嵩然白首載勝而穴處兮亦幸有三足鳥為之使張揖曰西王

母其狀如人豹尾虎首蓬髮嵩然白首烏三足青鳥也主為西王母取

食在崑崙

復歸虛無底化作長黃虬

一作龍

飄飄青瑱郎

日

山之北

漢武帝說相如大人賦飄飄有凌雲氣初秦漢別給事黃門之職後漢併為一官故有給事黃門侍郎掌從左右給事中使開通中外及諸王朝見於殿上引王就座口暮入對青瑱門拜故謂之夕郎宮闕簿曰青瑱門在南宮衛護注吳都賦曰青瑱戶邊青鏤也范雲詩有云攝官青瑱

文采珊瑚鈎

珠曰

西域傳劉賓國出珊瑚本

草云生海底枝柯狀

也珊瑚鈎出纂曲記載嵩岳嫁女事云周穆王把酒請王母歌以珊瑚

能為文章如珊瑚之可貴

浩歌綠水曲清絕聽者愁

珠曰

盧湛

馬季長笛賦中取度於白雪綠水注二曲名嵇叔夜琴賦初涉綠水中

奏清徵張翰吊賈生賦敢不敬吊寄之綠水

珠曰

清絕同舟數人倚牆聽久愁思浩然

珠曰

綠水即伯牙高山流水之音

後世製為法曲名曰綠水言給事歌詩清雅絕倫聽者愁莫能及也終

又叙給事文章收功之意

望岳

南岳配朱鳥秩禮自百王

珠曰

五月南巡狩至于南岳衡山釋山

又云霍山為南岳衡之與霍皆一山有

兩名南岳本自以兩山為名非從近來也而學者多以霍山不得為南

岳又云漢武帝來始乃名之斯不然矣衡山一名霍山言萬物霍而大

也應劭曰風俗通曰岳者稱考功德黜陟之故謂之岳四方皆有七宿

各成一形東方成龍形西方成虎形皆南首而北尾南方成鳥形北方

各成一形東方成龍形西方成虎形皆南首而北尾南方成鳥形北方

各成一形東方成龍形西方成虎形皆南首而北尾南方成鳥形北方

各成一形東方成龍形西方成虎形皆南首而北尾南方成鳥形北方

成龜形皆西首而東尾以南方之宿象鳥故謂之朱鳥七宿也書望于山川注諸侯境內名山大川如其秩次望祭之故五岳牲禮視三公四

瀆視諸侯其餘視子男通曰荆州記曰衡山者五岳之南岳也今云配朱鳥者朱鳥南方之宿也秩則尚書咸秩無文之秩秩者等也所謂五

岳視三公四瀆視諸侯是已等歛吸領地靈通曰地之百靈類延年

文通雜擬詩欲吸鴻通曰鴻洞半炎方邦家用祀典通曰王褒四子講

雞悲注云猶俄頃也通曰鴻洞半炎方邦家用祀典通曰王褒四子講

天地之神光洪洞在德非馨香五岳皆載祀典巡守何寂寥有虞今

則通曰自戰國縱橫而巡守之禮亡通曰泊吾隘世網行邁越

瀟湘通曰隘言世網所拘迫也行邁猶行役也通曰公之渴日絕

壁出通曰難逢日霽以望其峯於漾舟清光旁祝融五峯尊

峯峯次低昂紫蓋獨不朝爭長巉相望朱陵祝融紫蓋石

南芙蓉所謂五峯也爭長言相峙而立有如爭長也通曰考衡山記有

芙蓉峯紫蓋峯石門峯而韓退之詩曰紫蓋連延接天柱石廩騰騰堆祝

融則又有天柱峯祝融峯為恭聞魏夫人群仙夾翱翔魏夫人

五峯舊注以朱陵補之非也主衡山夢符右按真誥南岳夫人與弟子言東岳上真卿司命君等

左二十二真人坐西起南向東行太和靈嶺上真太夫人右十五女真

東坐北起南行上真司命南岳夫人即魏夫人也田曰夫人諱華存字

賢安晉司徒舒之女也幼純讀書喜神仙其後四仙人降車從鮮盛夫

人既與仙者遊盡傳其秘術咸和八年終壽八十二舊說以謂夫人實不死以杖代尸而升天扶桑大帝君授夫人青瓊之板丹錄之文治南

岳有時五峯氣散風如飛霜牽迫限脩途未暇杖崇崗

言為行適拘限未暇歸來覲命駕沐浴休玉堂三歎問府主

曷以替我皇牲璧忍哀俗神其思降祥

人所居又云玉堂府主所居也故有二冀之間謂世亂俗薄祀典闕而舉欲替之於是帝崇牲璧則神必降祥於此矣

而不舉今甫欲以牲璧禮神庶使岳神贊翊吾君而降福祥矣

至日遣興奉寄北省舊閣老兩院故人二首

去歲茲辰捧御床五更三點入一作出鵷行師曰鵷鷺之行喻紹紳之列

儀傳筵羽駕鷺欲知趨走傷心地此言為華掾趨走參謁郡將也正想氣分氣盈滿眼

香爐香無路從容陪語笑有時顛倒著衣裳師曰東方未明篇顛

倒衣裳師曰何人錯憶窮愁日愁日愁隨一線長師曰一云山

長歲時記云宮中以紅線量日影至日日影添一線師曰唐維錄謂宮中以女工揆日之長短冬至後日晷漸長比當日增一線之功黃魯直

云此說是師曰至日景長故繡工添一線也

憶昨逍遙供奉班

趙曰唐洽遺掌供奉諷諫

去年今日侍龍顏

宋曰漢高祖隆準而

龍麒麟不動爐煙上

蘇曰漢武時月氏進七寶麒麟爐百和香續絃膠

孔雀徐開扇

宋曰漢高祖隆準而

影還

蘇曰孝明時南蠻進白孔雀尾扇

趙曰麒麟者香爐之狀也孔雀者扇中所畫也以言至日受賀之儀

玉几

一作坐

由來天北極

宋曰周禮王左玉几

朱衣只在殿中間

孝祥曰言拾遺只在殿中間與詩御史同

立所謂立

孤城此日堪腸斷

趙曰公在外不得預朝賀

愁對寒

雲雪滿山

宋曰舞鶴賦冰塞長河雪滿羣山

閶鄉姜七少府設餽戲贈長歌

閶音

姜侯設餽當嚴冬昨日今日皆天風

趙曰漢高皇后八年太尉入未央宮轂手呂產天風大

起河凍未漁不易得

一作黃

鑿冰恐侵河伯宮饕人受魚

鮫人手

宋曰周禮天官內饕人饕切饕人若飛應刃落俎霍霍霍霍紅鮮紛

其初載賓旅竦而遲御既食服而屬厭泊恬靜以無欲迴小人之腹為君子之慮

洗魚磨石刀魚眼紅無聲

細下飛碎

一作素

雪有骨已剝觔春葱

宋曰七啓云累如疊穀離

切又贈西海之飛鱗七命云范公之鱗出自九溪頰尾丹
偏勸腹腴

愧年少軟炊香飯

一作梗

緣老翁

蒼髯曰

按禮記冬右腴

腴曰

師古曰腹之

落碁何曾白紙濕

碁音

放筋未覺金盤空新懽

便飽姜侯德

酒既飽以德

清觴異味情屢極

讓答王褒書

云南風雅操清觴妙曲

東歸貧路

一作貧路

自覺難欲別上馬身

無力可憐為人好心事於我見子真顏色

師曰言姜侯禮兒非偽為也

不

恨我衰子貴時悵望且為今相憶

戲贈閬鄉秦少府短歌

唐志閬鄉屬陝郡

去年行宮當太白

謂肅宗駐鳳翔也唐

朝迴君是同舍

客

直下疑為同舍郎疑盜金

同心

易曰

不減骨肉親

每語見許文章伯

唐文三變王楊為之伯

王充論衡超

此間率少於文章易為雄伯

今日時清兩京道

肅宗收復兩京

相逢苦覺人情好昨夜邀懽樂更無多才依舊能潦倒

悲康書知吾潦倒麓踈不切

事情晏曰潦倒衰老之兒

李鄠縣丈人胡馬行

鄠扶古切扶風縣名

丈人駿馬名胡騮前年避胡過金牛

金牛地名秦欲伐蜀無路通遣人

言蜀王曰秦有金牛其糞成金使蜀迎與之蜀王命五士丁

迴鞭

却走見天子朝飲漢水

漢水漢江在楚地方城

暮靈州

靈武

郡唐理迴樂縣秦始皇屬北地郡

自矜胡騮奇絕

代乘出千人萬人愛一聞說盡急難材

趙曰急難材如劉備之驢一躍三丈過

檀溪以免劉表之追劉牢之馬

轉益愁向駕駘輩頭上銳耳

批秋竹脚下高蹄削寒玉

黃伯仁龍馬頌曰

始知神龍

別有種不比俗馬空多肉洛陽大道時再清

復東京矣

日喜得俱東行鳳臆龍髻著

一作麟髻鄭曰渠伊切馬髻也

育如鳳馬鬣如龍真良馬也

未易識側身注目長風生

師曰言馬有精神也良馬不怕寒踏雪斷

愈健

路逢襄陽少府入城戲呈楊負外綰

彥輔曰甫赴華州日許寄負外荻苓

寄語楊真外山寒少茯苓

師曰史記龜策傳云茯苓在兔絲之下狀如飛鳥之形新雨已天清無風以夜

晴兔絲去之即篝燭此地火滅記其處明日乃掘取入地四尺至七尺得矣

歸來稍暄暖一云當為斲

青冥

斲斲以雞刺地也斲斲以雞刺地也

翻動

一作神仙窟

斲之乃得世言華山

多茯苓神仙所居之地

封題鳥獸形

獸形者為上

兼將老藤杖扶汝醉

初醒

潼關吏

王深父曰安祿山反哥舒翰以潼關擊賊翰敗祿山遂陷長安其後收復長安頗增飾餘險此詩蓋刺非

其人則舉關以奔之得其人雖舊險亦足以持不必衆而恃無益也孟子所謂地利不如人和也

士卒何草草築城潼關道大城鐵不如小城萬丈餘

按潤州

圖經城號鐵瓮城吳孫權所築杜牧潤州詩城高鐵瓮橫強弩又世說曰若湯池鐵城無可攻之勢

借問潼關吏修

關還備胡

脩關一作築城

要我下馬行

要於宵切

為我指山隅連雲列戰

格飛鳥不能踰胡來但自守豈復憂西都丈人視要處

窄狹容單車

李左車云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

艱難奮長戟千古用

一夫

陟曰匈奴贊厲長戟勁弩之械劒閣銘一人荷戟萬夫赴趙蜀都賦一大守隘萬夫莫向淮南子一人守隘千夫莫向

哀

哉桃林戰百萬化為魚

陳曰武成放牛桃林之野注桃林在華山東西京賦左有崤函重險桃林之塞陸十

衡眷言懷桑梓無乃化為魚光武紀決水灌之百萬之衆可使為魚請囑防關將愼勿學哥舒

唐哥舒翰突騎施首領哥舒部落之裔也蕃人多以部落稱始以為氏翰至潼關次于靈寶縣之西原與賊交戰官軍南迫險峭北臨黃河因

為兇徒所乘三師自相擠排墜于河翰與數百騎馳而西歸為火拔歸

安祿山所殺今肅宗既收復兩京儻不更選賢將事之成敗未可知也故甫有慎勿學之句

石壕吏

壕胡刀切王深父曰驅民之丁壯盡置死地而猶急其老弱雖為閭左之成不堪也嗚呼其時急矣哉

暮投石壕

壕土峭西為石峭石峭即石壕矣

村有吏夜捉人

老翁踰墻走老婦出門看吏呼一何怒婦啼一何苦聽

婦前致詞三男鄴城戍

江淹飛蓋遊鄴城王紱歌舞入鄴城魏都也

一男附書至

一作二男新戰死者且偷生

豈偷生之士

死者長已矣室

中更無人所有乳下孫孫有母未去出入無完裙

一作

出見吏

老嫗力雖衰

漢中皆謂嫗為嫗

請從吏夜歸急應河

陽役

東都也

猶得備晨炊

此以禦慶緒兵敗無丁可抽故老嫗請赴

河陽之役以夜久語聲絕如聞泣幽咽天明登前途獨與老翁別

新安吏

王深父曰乾元二年郭子儀等九節度之師圍安慶緒

逐潰于城下諸節度各還本鎮子儀保河陽詔留守東都此詩蓋哀出兵之役夫古者遣將有推轂分閫之命今弁師於敵也虐至於無告如詩之所憾其君臣豈不刺哉然子儀猶寬度得衆故卒章美焉
元元年所作肅宗於至德二載改元乾元時九節度兵圍安慶緒于相州大敗而還朝廷調諸郡兵益急雖次丁盡行秦之謫戍無以加此惟郭子儀能撫恤士卒有詔留守東都故甫於首篇諷朝廷重困民力末章美子儀善養士卒惜夫肅宗任之不專權分于九節度總統不一以至干敗也

客行新安道

安地 喧呼聞點兵 朱曰古木蘭詩昨夜見軍帖可汗大點兵 借問新

安吏縣小吏無丁府帖

符一作 昨夜 一作 下次選中男行中

男絕短小何以守王城肥男有母送瘦男獨伶俜

朱曰潘安仁寡

婦賦少伶俜而偏孤伶音零俜無成單子貌修可曰古猛虎行

暮東流青山猶

一作 哭聲 朱曰木蘭詩不聞爺孃哭子 莫自使眼

枯收汝淚縱橫眼枯却見骨天地終無情我軍取

一作相

州時九節度圍日夕望其平豈意賊難料吳起出兵不

歸軍星散營乾元初詔子儀率李光弼等九節度兵二十萬討

諸節度引還故就粮近故壘練卒依舊京掘壕不到水牧

一作馬役亦輕此言子儀保况乃王師順撫養甚分明

送行勿泣血僕射如父兄郭子儀也

新婚別先王之政新有婚者暮不使政出於刑名則一切

兔絲附蓬麻引蔓故不長詩類并葛與女蘿施于松柏葛寄生

也女蘿兔絲松蘿也陸機疏云今兔絲連草上生黃赤如金合藥兔絲

子是在草曰兔絲在木曰松蘿兔絲當附松栢而乃附蓬麻為

不得其嫁女與征夫不如弃路傍棄置路傍母弗許後文章隨名結

髮為妻子蘇子卿詩結髮席不暖君牀孔席不暇暖

逐暮婚晨告別無乃太忽忙君行雖不遠守邊赴一作河

陽東都也妾身未分明何以拜姑嫜諸良切時曹子建詩妾

身守空閨按陳琳飲馬長城窟行云善事新姑嫜此姑嫜字所出

也師曰姑父母養我時日夜令我藏生女有所歸宋曰婦人雞

狗一作犬亦得將君今死生地沉痛迫中腸宋曰鮑昭生軀蹈死地

痛切中腸韓信置之死地而後生魏文帝誓欲隨君往形勢反

蒼黃宋曰北山移文蒼黃顛覆勿為新婚念努力事

戎行宋曰古詩努力加餐飯蘇武詩努力愛春婦人在軍中兵

氣恐不揚宋曰不起者何也軍中豈有女子乎始軍出時關東羣盜更從

邊者隨軍為卒妻婦大匿自嗟貧家女久致一作羅襦裳

軍中陵按得皆劍斬之宋曰薄于髮對君洗紅粧宋曰古詩城仰

視百鳥飛大小必雙翔人事一作多錯迂與君永相望方無

切趙曰宋玉賦回穴錯迂注云雜錯交迂也師曰

垂老別宋玉賦賦回穴錯迂注云雜錯交迂也師曰

四郊一作方未寧靜宋曰曲禮四郊多垂老不得安子孫陣亡

盡蘇曰衛隆吾宗世業儒值此離焉用身獨完投杖出門去同

行為辛酸幸有牙齒存所悲骨髓一作乾男兒既介冑

長揖別上官

宋曰左思詩長揖歸田廬鄴食其長揖高祖

老妻卧路啼歲暮衣裳

單孰知是死別且復傷其寒此去必不歸

宋曰王父偃此行

吐詞與物多忤

還聞勸加餐

古詩努力加餐飯古辭上言加餐食

土門壁甚堅否園度

亦難

宋曰史思明傳李光弼出士門收常山郡郭子儀以朔方蕃漢

待史思明時思明已殺安慶緒自立為帝矣與天寶十五載潼關既潰之後思明為安祿山攻玉門陷常山時事皆相遠

勢異難

城下縱死時猶寬人生有離合豈擇衰盛

一作老端憶昔少壯

日遲迴竟長歎

宋曰鮑昭暉路獨遲迴

萬國盡征戍

一作東征烽火被罔繚

蜀都賦罔繚糾紛盧諶詩罔繚挺茂樹鮑昭烽火入咸陽

積屍草木腥

宋曰晉天文志太陵中一

宋曰衛紹累年兵戈不解積屍遍野草木皆腥狐驕鳥肥

流血川原丹

宋曰楊子川谷流人之血

赤何鄉為樂土

宋曰詩適彼樂土

安敢尚盤桓棄絕蓬室居塌然摧

肺肝

宋曰曹植詩哀哉傷肺肝又顧念蓬室士王仲宣喟然傷心肝

列子曰北宮子死其蓬居若廣廈之蔭
宋曰張約過金陵回首
淚不能止心肝摧折
宋曰痛念國家急難征戍烽火何鄉不有吾豈能
獨安不慮哉不敢盤桓義也塌然傷別者仁也詩之意不忘仁與義此